



百年百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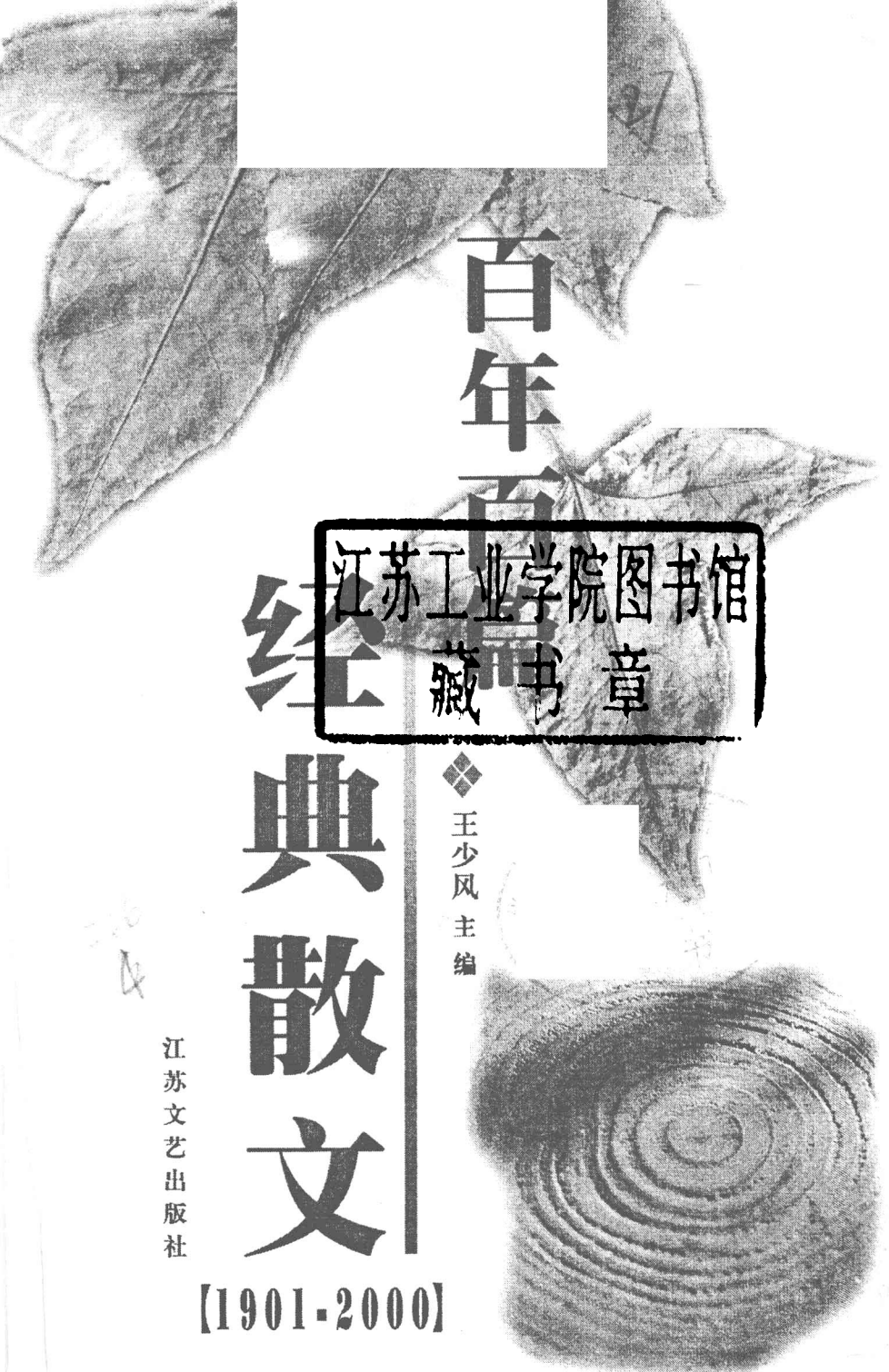
王少凤
主编

经典散文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01-2000】





百年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经典散文

◆ 王少凤 主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01-2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百篇经典散文.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3.5

I.百... II.王... III.现代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5 ISBN 7—5399—1615—X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5813 号

书 名	百年百篇经典散文
主 编	王少风
责任校对	杨俊华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8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615—X/I•1521
定 价	35.00 元

写在前面的话

王剑冰

在新的世纪来临、20 世纪即将结束之时,《散文选刊》决定由专家和读者共同推选“百年百篇经典散文”,以期对 20 世纪有所总结,对新世纪散文发展有所推动。诚然,中国是个散文大国,一个世纪产生的散文佳品可谓多焉,即使评出一千篇也不为过。袁鹰先生有言:“世纪之交,用推荐‘百年百篇经典散文’的方式回顾百年散文的脚印,是个极好的创意,但也是一份艰难的工作。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大到对我们整个民族,小到对文学以至散文,都是极不平凡也极为丰富的一百年。百年散文,浩如烟海,珍品佳作也是林林总总,不可胜数,即使最简单地按体裁分类评选,每一类都能选出一百篇有余。”定为百篇,只是想有一个阅读上的方便,如从浩浩唐诗中提纯出的《唐诗三百首》。我们也明白,即使完成了百篇的推选,也未必服众,世上一切事情都不可能使所有人满意,况《散文选刊》一家之举?为将工作做得好一些,我们邀请一些专家参与。每一位被邀请的专家都很认真,有的多日钻在图书馆中,反复查阅资料才拿出结果,有的寄来后又打电话要求更改原来的推荐,有的甚至在每一个推选名单后面都附了意见。认真劲可见一斑,对此我们深受感动。

推选中遇到的问题是:若说名篇,每个人都会说出三四十篇。然要整整齐齐地凑成一百篇,谁都难以一锤定音。不是不好排出,而是不好舍弃。表面看来简单的事情,实惟十分困难的工作。其难有三:一是名人名篇之多,仅以百篇框之,实难选拔。如鲁迅,《纪念刘

和珍君》、《野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秋夜》等多个名篇汇于名下，再如朱自清，其《背影》、《荷塘月色》和《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已成众所周知的名篇，单挑一篇伯仲难分。如都列入，排不了多少人，百篇即满。为此，经反复商讨，终于确定每人一篇，以囊括更多作家。这样有些作家的名篇不得不舍弃，因而也就难合一些读者之意。二是某些时段是为名篇而现在看来却显一般的散文如何选？这确是一个难点。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散文艺术的变革，当时的名篇已显一般。这类散文自然也不同于鲁迅的散文。而如果舍弃这类散文，将会有一段不小的空白，也使对这类作品印象较深的读者大为不解。因为散文艺术探讨与某种“印象”有时是不好同日而语的。为此确定，凡在一定时段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散文也当入选；三是，曾经影响过一个时段的创作，后来被认为是一种模式并遭反叛的散文怎么办。这类散文与当代散文比较，确已落伍并有明显饰痕。但考虑到它确实影响过一代人，为其代表意义，也商定选入。当然，对后两种情况要从严控制，不可多选，只选了一些确有影响的篇章。

这样一来，事情就好办了些。从专家们的推选来看，也似这样考虑，看来想法是一样的，都注重了历史的发展轨迹。正如章武先生所言：“在影响中国现、当代散文创作兴衰变化的诸多因素中，时代的推动和制约不能不说是首要的因素。因此，我以为我们必须用历史的眼光来评判作家和作品，尽管某些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一时代的局限性，但考虑到它曾是那一特定时代最有影响的代表性作品，我们仍然应当为其保留一席之地。”但也发现一个问题，不少专家所推荐文章，前半世纪为多，当代较少，似乎有种欲说还休之意。倒是不少读者在推荐中侧重了当代散文。这或许与不同的阅历及对不同时期作品的印象有关。我以为，时代在发展，不可忽略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特性。新时期以后，尤其 80 年代以后的散文，是中国 20 世纪散文创作的一个高峰。这个时期，无论作家还是作品都达到空前的规模，作品艺术质量也为世人瞩目，一大批名家名篇出世。而我们在书刊市场上见到的各种标有 20 世纪名篇的散文选本，也是大量选用前半世纪的作品，选用当代作家作品大不如前，有一种失重的感觉，不符合时代发展的特点及人们文化生活的需要。

我以为,除了有些时段的散文创作之外,整个20世纪两端即30年代之前、80年代之后的作品还是成绩卓然的。这两个阶段,产生了一大批好的作品,我们所选大部分作品也在这两个时期。为了散文的纯粹性,在编选中我们注重了作品的艺术含量,在保有可参照性、可研究性的史料价值的同时,尽可能地提供有价值,供写作者参考的范文。因而可以说,整体看还是令人满意的。在编排顺序上,未敢有严格的界定,只是大体上依照了写作或发表的时间。这项工作前后进行了一年有余,工程量可谓大矣,真是不干不知道,一干吓一跳。专家及读者的推荐意见及候选文章先是择要选发在2000年每一期的《散文选刊》上,以过众目,征询意见,同时也扩大了该工程的影响面。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为此书的出版给予的支持;感谢人民日报社副社长、著名散文家梁衡先生,其是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任上向我建议“百年百篇”这项工程的;也感谢中国作协的领导及被邀专家的支持,他们是:林非、徐开垒、袁鹰、高洪波、贾兴安、廉正祥、王充闾、张守仁、刘齐、冯秋子、周明、石英、萧重声、章武、楚楚等;同时感谢为此书的编辑做了工作的同仁:王冀沙、葛一敏、宋惠贞、阎丽、江海巧、杜征。

2001年3月1日于郑州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王剑冰(1)
与妻书	林觉民(1)
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3)
往 事(节选)	冰 心(8)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俞平伯(14)
故乡的野菜	周作人(19)
纪念刘和珍君	鲁 迅(21)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叶圣陶(25)
我所知道的康桥	徐志摩(28)
海 燕	郑振铎(36)
荷塘月色	朱自清(38)
那个城	瞿秋白(41)
北游漫笔	叶灵凤(43)
菱 荡	废 名(49)
西湖的雪景	钟敬文(53)
途 中	梁遇春(59)
五月的北平	张恨水(65)
秋天的况味	林语堂(69)

雅舍	梁实秋(71)
我的母亲	胡适(74)
更衣记	张爱玲(78)
钓台的春昼	郁达夫(85)
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	冯至(92)
迟暮的花	何其芳(96)
清贫	方志敏(100)
我还没有见过长城	吴伯箫(102)
山之子	李广田(105)
墓畔哀歌	石评梅(111)
囚绿记	陆蠡(115)
回忆鲁迅先生(节选)	萧红(118)
云南看云	沈从文(139)
三八节有感	丁玲(144)
野百合花	王实味(148)
银杏	郭沫若(155)
采蒲台的苇	孙犁(157)
口中剿匪记	丰子恺(159)

窗	钱钟书(161)
隐身衣	杨 绛(164)
白杨礼赞	茅 盾(168)
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 巍(170)
内蒙访古	翦伯赞(175)
天山景物记	碧 野(189)
荔枝蜜	杨 朔(195)
长江三日	刘白羽(198)
雨中登泰山	李健吾(206)
澜沧江边的蝴蝶会	冯 牧(210)
怀念萧珊——随想录五	巴 金(215)
小鸟,你飞向何方	赵丽宏(226)
社稷坛抒情	秦 牧(231)
第二次考试	何 为(237)
鼓 声	萧 乾(240)
丑 石	贾平凹(243)
雄关赋	峻 青(245)
深 圳	黄 裳(251)

巩乃斯的马	周 涛(259)
跑警报	汪曾祺(264)
樵	刘烨园(270)
总是难忘	苏 叶(273)
女孩子的花	唐 敏(283)
童年旧事	梅 洁(288)
羞女山	叶 梦(294)
龙年谈龙	柯 灵(299)
荒山之夜	三 毛(303)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314)
四月裂帛——给忧情	简 嫔(320)
袁崇焕无韵歌	石 英(334)
读沧海	刘再复(337)
珍珠鸟	冯骥才(341)
今日贺兰山	杨闻宇(343)
我与地坛	史铁生(347)
妈 祖	郭 风(363)
林中速写	张守仁(367)

黑土地	韩静霆(369)
河之女	铁 凝(372)
一个王朝的背影	余秋雨(377)
井冈雕塑园	袁 鹰(393)
安塞腰鼓	刘成章(398)
读三峡	王充闾(400)
清洁的精神	张承志(405)
土地梦	周同宾(416)
秋白茫茫——关于这个人的絮语	李 辉(424)
大唐的太阳，你沉沦了吗？	王英琦(438)
渴望苦难	马丽华(441)
觅渡，觅渡，渡何处？	梁 衡(446)
有话对你说	韩小蕙(451)
煌煌上庠	卞毓方(456)
无胆之人	毕淑敏(466)
走出梦话——太平杂说	潘旭澜(473)
依奇克里克	雷 达(479)
汨罗江之祭	李元洛(486)

浩气长存	林 非(492)
祖 槐(节选)	李存葆(500)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季美林(512)
从严嵩到海瑞	李国文(522)
剑川男人	黄晓萍(532)
住在文缘村里	徐开垒(537)
王仁先	刘亚洲(541)
嫂 镜	王宗仁(545)
痛苦的飘落	张立勤(551)
入世之惑	王开林(555)
大地上的事情	茅 岸(559)

与妻书

林觉民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词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屋，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

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之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事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象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

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吾平生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然语之，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的的非吾所忍。吾爱汝至，所以为汝谋者惟恐未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以摹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得我乎！一恸！辛亥三月念六夜四鼓，意洞手书。

家中诸母皆通文，有不解处，望请其指教，当尽吾意为幸。

1911年3月26日

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比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梁启超曰：伤哉，老大也！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

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宫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亿侯门似海，珠履杂遝之盛事。拿破仑之流于厄蔑，阿剌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继而抚髀，终而揽镜。呜呼，而皤齿尽，白发盈把，颓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于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于此人也，而欲望以拿云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挟山超海之意气，能乎不能？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梁启超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渐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

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

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先行长成，此外则全体虽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商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子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人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长成所以若是之迟者，则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譬犹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全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

且我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也。幽、厉、桓、赧，则其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时代也。元、平、桓、灵，则其老年时代也。自余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之第一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

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